

# 当海派芭蕾遇见新疆木卡姆

##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《寻找木卡姆》以足尖赴丝路之约

当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悠扬韵律邂逅芭蕾的优雅语汇，当漂泊游子的归乡情愫扎根新疆沙漠与胡杨之间，上海芭蕾舞团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《寻找木卡姆》将于5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迎来首演。

作为“上海文化润疆”重点项目，该剧以世界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，通过青年音乐家古丽重返故乡的视角，讲述她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。

### 丝路文脉与海派芭蕾同频共生

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是流传于新疆各民族聚居区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，它将歌、舞、乐、诗完美融为一体，于2005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生动见证。

海派芭蕾同样兼具开放包容与创新的特质，两者虽艺术形式迥异，却都在传承中创新、在交融中发展，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属于中国的文化故事。

《寻找木卡姆》由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担任编剧、著名编导王舸担任总编导，集结戏剧构作张萍、作曲蒋晓然、舞美设计胡艳君、服装设计李昆、人物造型设计贾雷、多媒体设计胡天骥、灯光设计刘怡兰、声音设计刘奕、道具设计曹海涛等主创共同打造。

艺术呈现上，舞美设计以新疆地域质感为灵魂底色，声音则通过大漠风沙、绿洲流水、集市喧闹、婚礼欢笑等交织成一幅流动的听觉画卷，令人身临其境；服装兼顾芭蕾舞表演的功能性与民族文化辨识度，追求轻盈、简约、高级的舞台质感；灯光设计从新疆自然与民族文化中汲取色彩灵感，以柔和光感与细腻的光影层次还原生活气息。

舞台上，还有手工制作的陶艺、烤串、水果等生活物件，带领观众一同感受这份热闹而质朴的生活温度。

### 6次采风

#### 作品兼具现代性与人文温度

为了找到兼具民族神韵与芭蕾美感的表达形式，三年来，上芭先后6次赴新疆深入采风。

主创们没有将目光仅锁定在木卡姆的舞台表演上，而是从人间烟火中捕捉艺术灵感，在老艺人的弹唱与乡亲们的欢歌中读懂木卡姆的生命本质。总编导王舸也将自身在外打拼的经历与感悟注入作品，他深知漂泊的游子对家乡文化的眷恋、对落叶归根的执念，这也成为创作“古丽”这一角色的原点。



“古丽归乡后，在熟悉又陌生的故土上重拾儿时伏在爷爷膝头听琴的温情，重温葡萄架下、枣树旁乡亲们弹唱唠家常的温暖。那些被家人呵护的琐碎记忆，拼凑出她对故乡最柔软的眷恋。”王舸说，古丽循着爷爷的琴声与木卡姆的韵律，在胡杨林下、庭院深处找寻文化记忆，最终感知到民族如胡杨般顽强的生命力。

依托当地人们能歌善舞、乐观风趣的特质，将生活化的场景搬上舞台；通过生动还原当地人自然的神态、动作与相处模式，让非遗在观众面前变得鲜活可触——舞剧最终以“寻找”为叙事支点，通过一段有温度的寻根故事，搭建起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深度联结。

在主创团队的精心塑造下，上芭青年演员们在《寻找木卡姆》中实现了情感表达与角色塑造上的飞速成长。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、主要演员许婧怡在剧中饰演主角，他们将个人生活情感与角色心境相融，把对故土、亲人的真挚眷恋，对木卡姆艺术的理解，转化为细腻且富有层次的舞台表达，让舞台上的人物真实可感、充满温度。

剧中，演员用手机拍摄vlog记录故乡新貌，婚礼的直播镜头让木卡姆的盛宴跨越山海被世界看见，生动展现这门艺术始终跳动的生命力，也让观众看到当下中国、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。

与此同时，主要演员张文君、涂瀚彬、郭文懂、冯子纯、袁岸璞，以及独舞演员苗思韵、

金郭龙飞，青年演员许婧怡等也为角色的塑造倾尽心血，以全情投入的演绎让剧中一个个鲜活形象跃然舞台。

“回想2023年立项的时候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热情和冲动做这部戏，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民族民间舞蹈。我始终坚信，当它与芭蕾艺术深度融合，必将绽放巨大的艺术力量。此次我们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韵律呈现在芭蕾舞台，演员们主动钻研舞蹈艺术精髓，在两种不同的舞蹈风格之间认真学习揣摩、不断打磨动作细节与情绪表达，经历了无数次调整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这部作品的独特平衡点。”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向记者分享了创作过程的诸多不易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芭蕾艺术遇见文化遗产，上海芭蕾舞团还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“演出+文博联动的票根经济”：购票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“丝路回响”展览手册，并可享受闵行博物馆文创店、上海宝龙美术馆文创店和上海海派艺术馆玉兰咖啡馆九折优惠。同时，观看演出的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“丝路回响”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精美礼品一份。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，将有助于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，形成“观展+赏舞+消费+体验”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。

文 / 晨报记者 王琛  
图 / 演出方提供

### 早闻狄声

## 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：乱世中的活法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，众生百态，各有其法。无论主角配角，即便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亦各有一套生存哲学。种种信念交织碰撞，于战火纷飞的极端动荡之中，共同回应着一个朴素而沉重的命题：人，应当如何活着，又究竟为何而活？

老太爷张汝贤，践行的是“士”的活法。开篇教子，他以赵孟頫的“才”与颜真卿的“气”作比，道尽乱世中人的不同境界：有人独善其身，护佑亲眷，续文脉于不绝；有人心有担当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

因此，逃离南京，他行李中不是金银细软，而是传承文脉的古籍；困守孤岛，他宁愿挨饿也不吃“日本米”；为保全家人，他不得已

欲变卖南宋刻本《庐山记》，却心心念念想寻一位知音——文脉，自然要托付给懂得珍视它的人。可惜，乱世不断将“士”逼到死角，他的愤怒与痛心，化作在巡捕房的奋起直斥——越是绝境，越能淬炼士人的气节；纵然自身难保，也要为良心振臂一呼。

与之相对，自嘲为一条“虫”孟万福，则尽显市井小民顽强的求生本能。一手好厨艺是他的立身之本，机灵的头脑与圆融的处世，则让他屡屡于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。用豆腐冒充牛肉糊弄兵痞，被抓壮丁后千方百计逃跑，他最初的人生信条，唯有简单的三个字：活下去。

妙就妙在，这条一心求存的“虫”，却在张汝贤、张云魁父子精神感召下，逐渐觉醒。这

一方面源于他骨子里的良知与重义，先赶往南京报信而非直奔武汉寻找未婚妻，正是难舍信义的表现。另一方面，一次次目睹家国危难，一次次见证舍生取义之后，那些义无反顾的身影，那些振聋发聩的呐喊，终究如水滴石穿，在他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当然，剧中还有更多迥异的人生姿态：张云魁视救国救民为天职，即便遭遇不公，依然在挫败中不断追寻真正的抗日道路，尽显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军人志气；丁玉娇从备受呵护的大家闺秀，蜕变为在屈辱中守护家庭的支柱，展现了绝境中女性的勇毅；田家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背负骂名秘密抗争，是毁家纾难的隐秘而伟大；而张云旗夫妇的六亲不

认、精致利己，则揭示了战争之下的人性沉沦：他们选择卑躬屈膝，却不忘为自己寻找一块华丽的遮羞布。

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价值，不止在于还原历史的“真”，更在于镌刻精神之“重”。一幅鲜活的乱世生存图鉴昭示我们：在文明濒临崩溃的至暗时刻，正是这些士人的风骨、平民的觉醒、军人的担当、女性的坚韧，共同印证了一个民族不肯屈服的精神。它们道尽了“何以至此”的沧桑，也点明了“何以向前”的力量。

王琛

媒体人